

# 话语的权力操纵和滥用机制分析

## ——以话语权力操纵和滥用的典型代表“官本话语”为例

王馥芳

(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语言研究所, 北京 100089)

**摘要:**在批评性话语分析领域,话语的权力操纵和滥用机制问题历来备受学界的关注。本文主要以话语权力操纵和滥用的典型代表“官本话语”为例,并借助批评性话语分析法这一有效的理论研究工具,揭示了话语的权力操纵程序机制以及话语权力滥用的权力实现机制。该文的主要目的在于通过研究话语和权力之间的关系,尤其是通过揭露权力优势方对话语的非法权力操纵,揭示社会不公平的话语权力根源。

**关键词:**话语权力,话语权力操纵,话语权力滥用

中图分类号:H0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7242(2015)05-0006-05

DOI:10.13978/j.cnki.wyyj.2015.05.002

### 0. 引言

最早从“话语权力”层面来研究话语社会实践的是法国哲学家、思想家米歇尔·福柯。通过一系列的著作——《知识考古学》(1998)、《话语的秩序》(肖涛译,2001)和《规训与惩罚》(2003)——福柯提出了较为成熟的后现代主义批评性话语理论。福柯话语理论的核心思想是“话语即权力”。

自从人类社会建立之后,人类便不断地通过“立言”来约束和规范各种社会行为、确定各种社会标准以及制定各种社会制度。基于米歇尔·福柯(2001)的重要哲学思想“话语即权力”,“立言”的本质主要在于通过话语表达、传播或者评述获取话语权力。与武力或者强力等“硬权力”相比,“话语权力”是一种“软权力”。

在批评性话语分析领域,话语的权力操纵和滥用问题历来备受社会语言学以及社会学家的关注。Van Dijk (2008:84)把“操纵(dominance)理解为是社会权力滥用(abuse)的一种形式,即一种出于自身利益考虑而在法律或者道德上对他人进行非法控制的权力实践,通常导致社会不公”。在社会语境中,权力操纵和滥用本质上是通过对社会资源分配的非法操纵或者占有从而实现社会资源的再配置。

虽然国内外学者基于不同的理论视角并运用不同的研究手段深入探讨了发生在不同的社会场景中的话语类型与权力以及权力操纵和滥用之间的关系,但是,学界对话语权力操纵和滥用的典型代表——官本话语——的研究相对较少。主要原因在于随着20世纪70年西方“平民政治文化”的兴起和流行,“官本话语”在西方政治话语体系中渐渐式微。西方学者更多地关注互动话语的权力操纵和滥用问

题。但是,考虑到这些年中国语境下“官本位”向社会各个领域蔓延的广度和深度(参俞可平,2013)以及“官本话语”大行其道的现状,研究并揭示“官本话语”的权力操纵和滥用机制不但具有现实意义,而且有助于拓展批评性话语分析的研究领域,同时有助于深化话语权力操纵和滥用研究。

在信息时代,作为话语权力操纵和滥用的典型代表,“官本话语”对社会话语资源的过度挤占和攫取较易成为社会稳定的隐患,值得关注和研究。作为语言学者,我们需要研究的是:“官本话语”的权力本质是什么?作为一种典型的以权力操纵为基础的权力滥用话语,“官本话语”的权力操纵和滥用机制又是什么?我们拟主要以批评性话语分析法为理论工具来回答上述问题。

### 1. 批评性话语分析

#### 1.1 批评性话语分析法及其主要研究成果

20世纪70年代,伴随着社会科学、艺术和人文学科领域所掀起的“语言转向”运动,在语言学领域,一种新的话语分析法——批评性话语分析法——应运而生。Fowler, Hodge, Kress 和 Trew 四位作者于1979年推出合著的《语言与控制》一书。该书首次将福柯的后现代主义社会学理论与语言学研究联姻,联姻的结果是诞生了一种新的语言研究范式——批评语言学(critical linguistics)。批评语言学强调社会团体和社会关系不但会对说话者和写作者的语言行为产生影响,而且甚至会对他们的非语言行为包括认知活动产生影响。由此,它主张语言分析应当阐释话语结构与其所处社会的社会经济结构之间的关系。批评语言学后来发展成为批评性话语分析法。

批评性话语分析法本质上不是一种纯语言学分析法,而是一种社会行动理论。其理论宗旨主要是致力于揭露话语和权力之间的关系,尤其是试图通过揭露不平等的话语权力关系来激发人们追求公平正义的社会行动。1989年,基于Fairclough于1985年发表的一篇题为《话语分析中的批评和描述目标》的论文,Fairclough出版了《语言与权力》一书。该书被认为是批评性话语分析的奠基之作。2001年,在该书的第二版中,考虑到社会生活在过去十几年中所发生的巨变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不平等权力关系的本质,作者新增了一个章节探讨权力关系在全球化背景下的维持和改变,以及因特网与语言和权力的关系。此后,Fairclough(1992,2005,2013)和Fairclough & Fairclough(2012)发表了一系列的著述,继续深入探讨语言和权力之间的关系。其代表性观点主要有三:

(1)语言不但是社会习俗和社会规约的一部分,更是社会实践的一部分。语言不但从各个角度反映现实,而且参与社会现实的构建。话语通过再现、解构和重构意识形态来操纵、影响社会发展进程。

(2)在社会文化环境中,语言不仅仅是价值观念、宗教信仰和权力的符号表征,它更是价值观念、宗教信仰和权力的一部分。

(3)话语本质上是一种权力,而话语权力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力量和行动,可以促发社会变革。

Fairclough之外,批评性话语分析领域的另一位重要学者是Van Dijk(2008)。此外,Kedar(1987),Tannen(1987),Lakoff(1990),Sik & Bradac(1993),Froman(1996)和Anderea(2008)等国外学者,以及廖美珍(2003)、徐赳赳(2005)、田海龙、张迈曾(2006)、顾曰国(2008)、毛浩然、徐赳赳(2009)、王馥芳(2013a; 2013b, 2014)等也对话语和权力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尤其是话语权力的操纵和滥用问题进行了多视角研究。概括而言,国内外学者主要从以下四个不同的研究视角考察了话语的权力操纵和滥用问题:

(1)从社会学或者社会语言学视角研究话语对社会、经济和政治活动的管控作用。Fowler, Hodge, Kress 和 Trew(1979)首次通过考察语言与社会经济结构和权力之间的关系,揭示了语言如何通过规则、命令和条例以及概念和思想管控的方式实现对人类关系、行为、信仰以及社会经济活动的制约和控制。Kedar(1987)编辑出版的《话语权力》一书探讨了多种场景中话语权力的操纵和控制作用。Sik & Bradac(1993)、Fairclough(1992)和王馥芳(2014)主要探讨了话语对社会的影响,尤其关注语言的使用如何对

社会施加影响,即如何操纵和管控社会并引起社会变化。Fairclough(2005)关注组织话语如何引发组织之变。Anderea(2008)主要探讨了公共机构中语言和权力的关系,尤其关注公共机构话语如何形塑我们理解世界的方式以及如何帮助我们构建自我身份。顾曰国(2008)则主要通过话语剖析揭示了话语对社会人的管控。

(2)从批评性话语分析视角探讨语言运作和话语交谈如何维持和改变权力关系。Fairclough(2001)主要研究语言和权力之间的关系,特别关注在现代社会中我们如何通过语言运作维持和改变权力关系。Lakoff(1990)主要探讨人们如何通过话语交谈揭示和维持权力关系。Fairclough & Fairclough(2012)和Fairclough(2013)主要探讨如何通过话语操纵维持和改变政治权力关系。廖美珍(2003)主要从中国法庭互动话语出发探讨话语和权力的关系。王馥芳(2013a)则探讨了话语权力和体制之间的关系,尤其关注体制对“话语威权”的保障作用。

(3)从社会建构主义视角出发探讨语言如何形塑和操纵整个人生。基于社会建构主义,Froman(1996)聚焦于话语在人生长河中的作用,特别关注我们的整个人生如何被话语性地形塑和构建。

(4)从话语和权力互动视角出发探讨话语的权力操纵和滥用机制问题。Tannen(1987: 5)在探讨“什么是权力”的问题时曾发问:“权力、操纵和控制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操纵和权力是一样的吗?或者操纵是你没有权力时所做的事情?”Van Dijk(2008)在详细阐述权力这一概念的基础上,探讨了多种社会场景中的话语权力的操纵和滥用问题,并通过分析各种话语权力操纵手段如话语控制、误传、谎言、宣传等,揭示了话语权力的滥用机制。毛浩然、徐赳赳(2009)对该书的六个部分进行了介绍和评论,提纲挈领地对话语、权力及其操纵的本质、机制和社会影响进行了深度解读、剖析和阐释。王馥芳(2013b)则揭示了话语权力滥用的典型代表——官本话语——的权力本质以及其权力操纵和滥用机制,阐释了权力和话语操纵之间的互动关系。

## 1.2 批评性话语分析之语言观

基于Fairclough(1985,1992,2005,2012,2013),Fairclough & Fairclough(2012)和Van Dijk(2008)等人的研究,我们把批评性话语分析之语言观表述为:

(1)语言被看做是一股具有社会行动力、社会建构力和社会改造力的社会主体实践力量。

(2)作为权力的物理表征,语言参与并影响权力的获取和操纵,是权力系统的一部分;话语与权

力是辩证的同构关系。权力是影响、主导、控制和形塑话语的最根本因素,而话语是权力实现的符号性载体。本质上,话语既是权力的产物又是权力的组成部分。

(3)语言被看做是一股社会建构、改善和变革力量。话语构成社会文化的一部分。它描绘世界、构建社会、创生文化,帮助建立和确定各种社会关系和社会身份。并通过重新定义和更新各种社会关系和身份的方法,促发社会行动,进而促发社会变革。

### 1.3 批评性话语分析的研究重心

批评性话语分析的研究重心主要有三:

(1)研究话语和社会权力之间的关系,尤其是通过揭露权力优势方对话语的非权力操控/纵,揭示社会不公平的话语权力根源。

(2)研究微观话语权力如何渗透于社会实践主体之中,如何成为“支配人体的政治技术”,如何构建和颠覆各种社会关系,如何构建、维护和变革各种社会秩序,又如何促发社会变革和推动社会进步。

(3)研究话语在产生权力操控/纵和挑战权力操纵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确切地说是研究:在各种各样的权力操纵和滥用产生、再现或者合法化的过程中,语篇、话语优势群体或者社会机构的话语行为、社会各阶层言语互动或者交际事件中的什么结构、策略或者特征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 2. 话语权力及其操纵和滥用本质

### 2.1 “话语权利”和“话语权力”

容易与“话语权力”这一概念混淆的是“话语权利”。“话语权利”指的是人们自由表达意志、愿望、利益需求或者政治诉求的权利。而“话语权力”则是法国哲学家、思想家米歇尔·福柯(2001)在其就职演讲《话语的秩序》中贡献给世界的一个重要概念。福柯(2003,参见王馥芳 2013a)把微观“权力”界定为一种渗透于社会实践主体之中的、难以被人们感知,却又无所不在的“支配人体的政治技术”,是一种带有司法之立法功能的支配性社会力量。这种支配性力量管约或者役使着社会实践主体,使其成为“合格”的社会人。从福柯提出的“话语即权力”这一著名的哲学命题出发,“话语权力”是权力这一“支配人体的政治技术”的符号化或者说物理表征。

从批评性话语分析的角度而言,话语权力的本质是权力,确切地说是社会权力。基于前人的研究,著名批评性话语分析家 Van Dijk (2008:84)把“权力”界定为:“社会群体、机构或者组织之间各种关系的一种特征”。基于权力的定义,他把“社会权力”描述为“一个群体或者组织(或者其成员)对另一个群体(或

者其成员)的行为和/或者心理的控制,并因此限制其他人的行动自由,或者影响他们的知识、态度或者意识形态”(ibid.)。当话语作为实施或者实现权力或社会权力运作的手段时,话语权力就产生了。从批评性话语分析出发,话语权力本质上是社会权力在话语层面的集中体现。

### 2.2 话语权力操纵本质

虽然话语权力的本质是中性的,无所谓好坏。但是由于权力的本质是一方对另一方的行为或者心理控制,因此,在权力实践中,话语权力的操纵和滥用是不可避免的。权力操纵本质上是一种权力不平等:“社会权势人物、组织机构或者集团运用社会权力导致社会不平等的行为,包括政治、文化、阶层、民族、种族和性别不平等”(van Dijk 1993:249)。从宏观权力的角度而言,权力操纵是一种至上而下的权力运作关系。

我们把“话语权力操纵”界定为:“话语各方通过语言编码这一物理形式实现对社会主体的不平等支配权或者役使权,进而实现对社会资源的占有权、管理权甚至是操纵权(王馥芳 2013b:第5版)”。

谈到权力操纵,我们多想到的是其非法性。权力操纵的非法性主要表现在权力对他人的单边强加或役使,或者对他人合法权力的限制、挤占甚至剥夺。但是,权力操纵并不总是非法的,也有合法的权力操纵。van Dijk(1993:250)认为,本质上,“权力和权力操纵并非完全是对他人的单边强加……当操纵者不管以什么方式说服了各种被操纵团体之后,那种权力操纵就是自然的,或者说是合法的”。

### 2.3 话语权力的中性本质

话语权力操纵之所以既可以是合法的,也可以是非合法的,主要是由话语权力的中性本质决定的。本质上来说,话语权力并非像电影《魔戒三部曲》中那只黑暗魔君索伦打造的“至尊魔戒”那样对其拥有者具有天然的、蛊惑其堕落和作恶的力量。那只魔戒的蛊惑力量会让其持有者堕落和作恶,而只有内心非常强大的人才能抵制其作恶的蛊惑。

话语权力的中性本质使得其具有天然的潜在支配性和操纵性。对拥有话语权力的权势方而言,他们具有实现话语权力潜在支配性和操纵性的天然冲动和需要。在实现话语权力的支配性和操纵性过程当中,一旦体制未对话语权势方施加有效约束,势必导致话语权力的滥用。事实上,在很多情况下,权力与权力滥用似乎是“共生的”。权力滥用的后果之一是权力腐败。

## 3. 官本话语的权力操纵和滥用机制



在当代中国语境下,可能导致话语权力不平等的话语类型当属各种体制性话语,其中尤以其典型代表——官本话语——的权力操纵和滥用为甚。

### 3.1 话语等级

话语的类型不同,其话语权力的强弱、大小不同。在各种社会话语类型中,尤以“体制性话语”的话语权力最大。目前,由于我国的社会结构配置失衡导致社会话语权结构配置失衡进而加剧社会矛盾是不争的事实(王馥芳 2015)。从体制对话语权力的保障角度来看,“体制性话语”对话语资源的过度挤占和攫取是导致我国社会话语权结构失衡的主要原因之一。依据话语权力的影响力不同,话语至少有如下两个等级的区分,其中“官本话语”属于典型的“威权话语”:

(1)日常话语:作为我们日常生活和交往中所使用的话语,日常话语处于话语权力层级体系中的最低层次。因日常话语的主要目的是应对日常生活的日常事务,因而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日常话语并非权力话语。

(2)威权话语:“威权话语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权力话语,能对社会文化和政治生活产生巨大的影响。威权话语往往被用于社会主流叙事,主要涵盖法律、政治、宗教、哲学、科学、文学等各种类型的文本。这些文本除了它们自身的表述之外,还不停地被人评述或者评说。这些文本自身的叙事以及其所招致的各种评述使得其背后所代表的制度意识不断地被强化,从而成为真正对社会生活有影响的强势或者威权话语”(王馥芳 2013b 第 5 版)。

### 3.2 “官本话语”的界定

“官本话语”,俗称“官腔”或“官僚话语”。“官本话语”是在我国官本位文化环境下衍生出来的一种权力滥用话语。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2013 第 6 版)在《社会科学报》上撰文指出:“这些年来官本位不但没有淡化,反而正向社会各个领域蔓延。最不应该有官本位的学术领域,也开始官本位化。”

官本话语的话语主体主要是各级政府机构,也包括一些社会机构或者组织、各种既得利益集团以及各种话语权力优势方。从表面上看,“官本话语”是现代规训社会的一种“规训话语”,是各种社会规训机制(如政府机构和社会机构)的权力代言。本质上看,“官本话语”是“官本主义”或者“官僚主义”所代表的“官本权力”或者“官僚权力”在话语层面的集中体现,是对各种社会规训机制权力的滥用。从批评性话语分析的角度来看,“官本话语”的盛行是导致话语权力不平等的主要根源之一。

### 3.3 “官本话语”的本质

“官本话语”的核心是打着各种社会规训机构的旗号,行公权力滥用之实。从话语权力角度而言,“官本话语”是一种对社会主体的话语权力实施严格规约、管控和操纵的,且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立法意志”的“法式化”语言。“法式化”语言是一个哲学概念,它指的是一种具有某种潜在的“至高权力意志”的特殊话语样式。

就话语发生的语境而言,“官本话语”不是中国语境下独有的产物,世界各国语境下都有其独特的“威权话语”。美国、英国、法国等西方国家就有着异常发达的政治话语体系。其中,“官本话语”一度构成其根深蒂固的基础。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随着广播和电视等大众传媒的快速发展以及其对社会各阶层的广泛舆论覆盖,西方政治话语体系中的“官本话语”受到广泛诟病。强调政治家与民众打成一片的“平民政治文化”始在西方世界开始流行,“官本话语”渐渐式微。而在我国,自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开始,随着多媒体时代的到来,尤其是近年来随着各种“新媒体”和“新新媒体”的快速发展以及网民数量的激增,“网络文化”开始大行其道,对以“官本位”为基础的“官僚主义”形成较大冲击,并引发社会对“官本话语”的广泛诟病和强烈批评。

### 3.4 “官本话语”的权力操纵程序机制

“官本话语”首先是一种体制性保障话语。若没有相应的体制保障作为其话语权力的支撑,“官本话语”的权力操纵则无从谈起。所谓“官本话语”的权力操纵,指的是某些具有“公权”行使权的话语权势方(以官僚为代表)通过运用“威权话语”对社会主体施加“非法”的支配性或者役使性力量,以便在社会性占有方面获得更多份额或者配额。“官本话语”的“非法权力操纵”直接导致社会话语权结构失衡。

在话语权日益成为一种社会软资源和社会软权力的背景下,社会各方对话语权的争夺遂趋白热化,其激烈程度不啻为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就像任何一场真正的战争一样,在话语权的争夺过程中,胜者成为话语的优势方,并逐渐确立其话语霸权地位。而实力较弱的各方则沦为话语的劣势方,在逐渐丧失其话语权的同时,最终慢慢蜕变为社会中“听不见”或“看不见”的各方。话语优势方和劣势方之间的权力势差,势必导致社会的话语权结构配置不均或失衡,从而加剧社会矛盾(王馥芳 2015)。

目前,我国社会话语权结构的配置不均或失衡问题正日益引起社会有识之士的警醒。从社会语言

学角度而言,目前我国社会话语权结构不均或失衡的症结之一在于“官本话语”的非法权力操纵所导致的公权力滥用。从批评性话语分析的角度,我们可以把“官本话语”的权力操纵机制大致描述为一个四步骤运作程序(王馥芳 2013b):

(1)话语身份的体制化。某些官僚话语权势方利用隐喻机制,把其自身视同为其所代表的或者与其有关联的权力体制、组织或者机构,以此确立其身份权力的体制保障。

(2)用“法式化语言”标识其体制化身份。为了有效标识其所代表的独特的体制化身份,某些官僚话语权势方有意制造和使用一种凌驾于其他话语之上的、具有单边强加功能的、同时具有“元话语”功能的“法式化”语言。作为体制权力的符号化和物理编码形式,“法式化语言”在本质上具有潜在的“立法意志”。

(3)运用各种社会规训手段实现“法式化语言”的威权意志,实现威权话语的单边强加和役使。立足于话语权力的体制性保障,某些官僚话语权势方运用各种社会规训机制,如区分(惩罚、奖励)、排斥(规定、准则、条例、禁律)、评论等,对社会成员实施威权管理或者威权操纵,从而强制性地使“法式化语言”与政府或者规制部门的“权力意志”非法“合体”,形成一套非法的、但具有“立法意志”色彩的、同时具有先设的“体制性程式意义”的“威权话语”,从而实现威权话语对社会主体的单边强加和役使。

(4)用威权话语权力消弭、压制、挤占各种社会或者公共话语权力资源,形成社会话语权力绝对优势方。以此强制性地攫取更大的社会话语权,进而造成社会话语权结构失衡,加剧各种社会矛盾的激化。

作为一种权力操纵话语,“官本话语”的权力操纵手段主要有二:直接操纵和间接操纵。所谓直接操纵是指某些话语优势方借助体制或者制度所颁布的禁律、规定、准则、条例等强制性“排斥”手段,通过直接把话语劣势方从某些公共利益分配领域之中排除出去的方法,直接操纵社会资源或者公共利益的配置或者分配。所谓间接操纵是指某些话语优势方试图通过改变话语规则或者重新制定话语新规则的方式,逼迫话语劣势方屈从“强权话语”所制定的规则而丧失其独立话语权,进而甚至自动放弃其话语权而沦为“威权话语”的附庸。话语劣势方的独立话语权一旦丧失,其在公共利益分配领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听不见”也“看不见”的各方,从而自动为“威权话语”腾出更大的话语权空间(王馥芳 2013b)。

### 3.5 “官本话语”权力滥用的权力实现机制

“官本话语”本质上是一种威权话语。从“公正”角度而言,“威权”意味着“不合法”。因此,建立在“威权”之上的“威权话语”是“不合法”权力在话语层面的集中体现,是典型的话语权力滥用。所谓话语权力滥用是指某些具有“公权”行使权的话语权势方为提高或者挤占更大的社会性占有份额或者配额而超越“公权”所赋予的权限范畴而非法地行使权力。

“官本话语”权力滥用的权力实现机制是话语权力“威权化”。话语权力“威权化”的路径主要有三:

(1)借助体制的保障作用,给威权话语披上体制性话语的合法外衣,使得威权话语合法化。

(2)在因官本话语权力非法逐利而导致的“利益——冲突”过程中,官本话语权力通过威权的单边强加取得对权益被侵害者的绝对支配权,从而以威权代替正义,并因此实现威权话语权力的“正义化”。

(3)借助各种社会规训机制和各种权力运作策略,把“合法化”和“正义化”的威权话语权力转变为“支配人体的政治技术”,从而把官本话语权力转化为威权。一旦“官本话语权力”转化为威权,威权的非法逐利本质势必导致其滥用。

“官本话语”的权力操纵和滥用主要表现为话语权力专制,即意欲以话语威权或者霸权代替公权力。一旦话语霸权当道,公权力势必沦为话语霸权的奴仆。而公权力一旦沦为话语霸权的奴仆,其直接后果就是导致公权力不作为或者“非法作为”。

“官本话语”的权力操纵和滥用背后所彰显的社会资源非法挤占和侵占意图使得“官本话语”主体在行使公权力的过程中势必不作为,或者“非法作为”。公权力的不作为或者非法作为势必导致权力腐败和权力滥用。有鉴于权力腐败给社会所造成的巨大危害,我们要特别警惕“官本话语”的话语权力非法操纵和腐败本质,尤其要警惕“官本话语”对权力腐败和滥用的催生和推波助澜作用。

## 4. 结论

从公权力对“官本话语”的权力保障角度而言,若有效根除“官本话语”对社会的巨大危害性,避免其非法权力操纵和滥用,关键在于限制官僚话语权势方的公权力,优化社会体制,最大限度地实现社会结构的均衡配置,从而最大限度地保障社会话语结构的均衡配置。

参考文献:

毛浩然、徐纠纠. 2009. 话语、权力及其操纵——《话语与权力》评述[J]. 外国语(5) 91-95.

(下转 25 页)

潘泰. 2009. 现代汉语移动义动词的句法语义研究 [D]. 华中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齐沪扬. 2000. 动词移动性功能的考察和动词的分类 [C]// 中文杂志社. 语法研究和探索(十). 北京: 商务印书馆. 73-84.

张伯江. 2000. 论“把”字句的句式语义 [J]. 语言研究(1) 28-40.

Goldberg, A. E. 1995. *Constructions: A Construction Grammar Approach to Argument Structure* [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Goldberg, A. E. 2006. *Construction at Work: the Nature of Generalization in Language*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Gries, S. Th. 2003. Towards a corpus-based identification of prototypical instances of constructions [J]. *Annual Review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 (1) :1-27.

Gries, S. Th. & A. Stefanowitsch. 2004. Co-varying collexemes in the into-causative [C]//M. Achard & S. Kemmer. *Language, Culture, and Mind*. Stanford: CSLI: 225-236.

Gries, S. Th., B. Hampe & D. Schönefeld. 2005. Converging evidence: bringing together experimental and corpus data on the association of verbs and constructions [J]. *Cognitive Linguistics* (4) 635-676.

Gries, S. Th., B. Hampe & D. Schönefeld. 2010. Converging evidence II: more on the association of verbs and constructions [C]//S. Rice & J. Newman. *Empirical and Experimental Methods in*

*Cognitive/Functional Research*. Stanford, CA: CSLI: 59-72.

Gries, S. Th. 2012. Introduction [C]//S. Th. Gries & D. S. Divjak. *Frequency effects in language learning and processing*. Berlin & New York: De Gruyter Mouton: 1-6.

Gries, S. Th. 2013. Data in Construction Grammar [C]//G. Trousdale & Th. Hoffman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Construction Gramma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93-108.

Gries, S. Th. 2015. More (old and new) misunderstandings of collocation analysis: on Schmid & Küchenhoff (2013) [J]. *Cognitive Linguistics* (3) :1-33.

Lakoff, G. 1987. *Woman, Fire and Dangerous Things* [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Stefanowitsch, A. & S. Th. Gries. 2003. Collocations: investigating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words and constructions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rpus Linguistics* (2) 209-243.

Stefanowitsch, A. & S. Th. Gries. 2009. Corpora and grammar [C]//A. Lüdeling & M. Kytö. *Corpus Linguistics: an International Handbook*. Berlin & 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2) 933-951.

收稿时间 2015-08-20

作者简介: 吕文茜, 博士生, 讲师。研究方向: 认知语言学、语料库语言学。

(责任编辑 李德俊)

(上接 10 页)

米歇尔·福柯, 谢强, 马月译. 1998. 《知识考古学》 [M]. 北京: 三联书店.

米歇尔·福柯. 2001. 话语的秩序 [C]. 肖涛译. // 许宝强, 袁伟(选编). 语言与翻译的政治.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米歇尔·福柯. 2003. 规训与惩罚 [M]. 刘北成, 杨远樱.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顾曰国. 2008. 话语、权力与话语剖析 [N]. 社会科学报(7月10日): 第五版.

廖美珍. 2003. 法庭问答及其互动研究 [M]. 北京: 法律出版社.

田海龙、张迈曾. 2006. 话语权力的不平等关系: 语用学与社会学研究 [J]. 外语学刊(2) 7-13.

王馥芳. 2013a. 话语“威权”主要源自制度的保障 [N]. 社会科学报(12月12日) 第5版.

王馥芳. 2013b. 保障话语权结构的均衡配置 [N]. 社会科学报(12月19日) 第5版.

王馥芳. 2014. 话语权力: 社会改善的重要力量 [N]. 社会科学报(07月31日) 第5版.

王馥芳. 2015. 话语权结构配置失衡或加剧社会矛盾 [N]. 社会科学报(7月16日) 第5版.

徐赓赓. 2005. van Dijk 的话语观 [J]. 外语教学与研究(5) 358-361.

俞可平. 2013. 什么造成社会的官本位文化 [N]. 社会科学报(10月21日) 第6版.

Anderea, M. 2008. *Language and Power: An Introduction to Institutional Discourse* [M]. London: Continuum.

Fairclough, I. & N. Fairclough. 2012. *Pol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A Method for Advanced Students* [M]. London: Routledge.

Fairclough, N. 1985. Critical and descriptive goals in discourse analysis [J]. *Journal of Pragmatics* (9) 739-763.

Fairclough, N. 1992. *Discourse and Social Change* [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Fairclough, N. 2001. *Language and Power* (the second edition) [M]. London: Longman.

Fairclough, N. 2005.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organizational discourse, and organizational change [J]. *Organization Studies* (26) 915-939.

Fairclough, N. 2013.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and critical policy studies, Special Feature [J]. *Critical Policy Studies* 7(3) :177-197.

Fowler, R., H. Bob, K. Gunther & T. Tony. 1979. *Language and Control* [M].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Froman, C. 1996. *Language and Power: Books I and II* [M]. New York: Humanity books.

Kedar, L. 1987. *Power Through Discourse* [M]. Norwood, NJ: Ablex.

Lakoff, R. 1990. *Talking Power: The Politics of Language in Our Lives* [M]. New York: Basic Books.

Sik Hung Ng & J. B. James. 1993. *Power in Language: Verbal Communication and Social Influence (Language and Language Behavior)* [M]. New York: SAGE Publications book.

Tannen, D. 1987. Remarks on Discourse and Power [C]//L. Kedar. 1987. *Power Through Discourse*. Norwood, NJ: Ablex.

Van Dijk & A. Teun. 2008. *Discourse and Power* [M]. New York: PalgraveMacmillan.

收稿时间 2015-09-10

作者简介: 王馥芳, 博士, 教授。研究方向: 认知语言学, 词典学。

(责任编辑 李德俊)



## Abstracts of Major Papers in This Issue

### Exploring the Mechanism of Discourse Power Dominance and Abuse: A Case Study of Bureaucratic Discourse by WANG Fufang, p.6

Abstract: The manipulation and abuse of discourse power has long been a heated topic in the field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this paper selects bureaucratic discourse as a good exemplar to show how discourse power can be used to dominate over others, and how it can be abused in social context. Further, we have managed to reveal the procedural mechanism of discourse power dominance and abuse.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reveal the origin of discourse power inequality by means of reveal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scourse and power, especially the revealing of the illegal discourse power dominance of the privileged part over the less privileged one.

Key words: discourse power; discourse power dominance; discourse power abuse

### A Comparative Study between Processing Instruction and 3P Grammar Instruction by ZHANG Sumin, p.44

Abstract: The present study takes the initiative to explore the cumulative transfer-of-training effects of processing instruction on the learning of English past tense from instruction on English 3rd person singular present tense in contrast to the traditional 3P grammar instruction. The results reveal that (1) in comparison with the traditional 3P grammar instruction, processing instruction has a better significant direct effect that can last for two weeks; (2) processing instruction has a rather earlier significant cumulative transfer-of-training effect that can last two weeks. The result indicates that processing instruction is more effective in that it optimizes learners' cognitive psychology in grammatical form-meaning mapping.

Key words: processing instruction; 3P grammar instruction; cumulative transfer-of-training effects

### A Process of Constructing Dialogism for TL Audience and the SL "Other": Based on Translation of Isaiah Berlin's *Flourishing: Letters 1928-1946* by CHEN Xiaowei, p.66

Abstract: Translation is dialogue betwee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involving the SL author, the TL audience and the translator himself, in which the translator plays the role of enabling this dialogic process to happen and go smoothly to ensure that what is said is well heard. It is of vital importance, therefore, to construct a fitting dialogism for the TL audience and the SL "other".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issue, based on the author's translation of Isaiah Berlin's *Flourishing: Letters 1928-1946*, from perspectives of grasping the keynote to lay a fitting foundation; understanding the audience's expectations and overcoming their constraints; and careful planning of symbolic resources to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exigence*.

Key words: translation, dialogue, Isaiah Berlin's *Flourishing: Letters 1928-1946*

### Re-Examining Chinese American Literary Cultural Nationalism in the Context of Multiculturalism by ZHAO Wenshu, p.89

Abstract: Situating Chinese American literature in the context of multiculturalism and taking cultural values as a touchstone, this paper analyzes selected Chinese American literary works in its relations to Chinese culture and American culture, in an attempt to outline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American literature. It is argued that Chinese American cultural nationalism is not monolithic. Instead it manifests in at least three different modes, namely a bend toward assimilation, an inclination to American cultural values, and an orientation toward Chinese tradition.

Key words: multiculturalism; cultural nationalism; cultural values; Frank Chin; Maxine Hong Kingston; Gish Jen